8月8日21时19分到8月13日21时 零9分恍如隔世。我的心已经脆弱成一层薄 冰,回忆能够把它碰碎,亲情能够把它融化。

8日晚饭后, 我惬意地躺倒在床上,准 备享受一下女儿的孝心。恰在这时,爆响了 一声炸雷一样的声音,把房间的顶灯震落在 地,发出"啪"的一声脆响。紧接着台灯、电 视、落地灯、床头灯、小冰箱及行李箱都倒 了,随着床一起剧烈地晃动,电也停了。我惊 恐地喊道:"地震了!快趴下!"小女儿一边快 速地趴下,一边惊恐万分地喊道:"地震了! 听爸爸的! 快趴下! "几秒后,房间的灯又亮 了。我意识到这是逃生的机会,就大声命令: "啥都不要了,赶快往大楼外跑!"喊罢,我一 手拉着小女儿,一手抓起随身小包,冲出房 门。大女儿和爱人也紧跟着冲了出来。我们 冲出房门,向右一转,就看到了闪着绿光的 "应急通道"。疾步跑到应急通道,快速冲到 楼下,我们又感到了地动山摇。路上挤满了 惊恐不定的人们, 嘈嘈杂杂, 哭喊交织。 这时,我清醒了许多,提醒她们要远离电 线杆和大树, 跟着我小心翼翼地躲在小树 林边的路旁。我和爱人把女儿们搂在怀里, 一边安慰她们别怕,一边观察着怎样继续 逃生。昏黄的路灯映照出几公分的裂缝, 把我的小女儿吓得瑟瑟发抖, 她不停地问 我: "爸爸,路都裂开了,不会发生地陷 吧?" 我紧拉着她的手,肯定地说:"不会!

到了酒店的停车场,里面已经挤满了避 难的人群, 呼喊孩子和亲人的声音此起彼

1977年深秋,在煤矿当掘进工的我收 到父亲鼓励我参加高考的来信。我暗下决心 为之一搏。然而遗憾的是上中学时开设的科 目不全,有的连课本都没有。

离高考只有一个多月了,我心急如焚不 知所措。白天干一些杂务活儿,晚上挑灯备 考。只要听说哪个学校晚间举办辅导讲座, 抓一块窝窝头就跑。讲座上人头攒动,有时 连个下脚的地方也很难找。拿几张纸片,记 一些只言片语,回家再慢慢消化。有些知识 从未接触过,老师一再强调"重点",仍感茫 然。偶然的机会,我从同去听课者中借到部 分政治复习资料,如获至宝。在只有两天的 借阅时间里,"黄生借书"般废寝忘食地抄 写。我将时间利用到了极致,能"复习"到深 夜。实在太困了,就舀盆冷水猛捧几把快速 洗洗脸,以刺激昏昏沉沉的大脑。有时,甚至 拿着书就睡着了,数学公式仍在脑子里蹦

1977年冬日的阳光格外灿烂。我和全 国众多考生怀揣共同梦想,在同一时刻涌入 考场。语文试卷的作文题我选择的是《我的

天崩地裂见真情

■ (河南)冯大力

伏,弥漫着惊恐的气息。我和爱人紧紧拉着 两个女儿的手挤进了嘈杂不安的停车场,惊 魂未定地站着,感受着一次次余震带给我们 的震撼与恐惧。我和爱人能够安慰孩子的, 就是紧紧拥抱着她们,两个女儿紧紧地拥抱 着我们一声不吭。大家忐忑不安地聚在停车 场,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内心充满惶 恐。过了一个多小时,便携式喇叭响了起来: "我们拿过来了一些水,先发给老人小孩儿 每人一瓶! 其他人等一下! 保证每个人都 有!"我们分到了两瓶水、三条浴巾。这时已 是深夜,皎洁的月光照射在人们身上,周围 山体滑坡的声音"噼噼啪啪"地不断传来,气 温已经降到了几度,穿着短裤的我感到了忍 受不住的寒冷,穿着裙子的不到九岁的小女 儿在我的怀抱里瑟瑟发抖。我用浴巾包裹到 小女儿的腿上,四个人把浴巾拉紧了披着, 挤在一起互相取暖。这时,一位志愿者拿着 便携式喇叭温情地给大家进行心理辅导: "请大家安静!别怕!主震已经过去了,现在 在停车场是安全的! 我请大家不管是亲人、 熟人还是陌生人,都请你们相互拥抱,给对 方说'我爱你!'只要我们心中有爱,就没有 克服不了的困难;只要我们心中有爱,就能 够驱散寒冷与恐惧。"她就这样边走动边劝 慰,人们真地安静了下来。过了近四个小时,

消防车拉着警报开到了停车场旁边,几个消 防战士跳了下来。停车场响起雷鸣般的掌 声, 欢呼着:"消防队来了! 政府来救我们 了!"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从这时直到天 亮,消防车都没有离开我们,还把一柱穿透 黑夜的强光斜插进天空,跟皎洁的月光一起 照射进我们被黑夜、余震和恐惧侵袭的心 田。从此时到天亮,每隔一会儿,都有水、食 物、军用被褥等救援物资送到,依次分发给 大家,我们又得到了两条军用褥子。但是,有 限的御寒物品终难抵御刺骨的寒冷。我的大 女儿则穿着单薄的衣裤,坚持说不冷,一夜 未眠。后来,我们看到旁边的上海游客瑟瑟 发抖,就主动让给他们了一床褥子。他们过 意不去,就把我大女儿拉了过去,挤在一起 合用一床褥子互相取暖。每当余震发生,我 的小女儿就瑟瑟发抖,惊恐地给我说:"爸 爸,又震了!"我只能把她紧紧拥抱,安慰她: "没事、没事的,这些余震都很小,不会有事 的。"其实,我也是心神不宁的。

9日早上六点多钟,我们一家人登上中 巴的那一刻,我感觉着终于安全了,再次情 不自禁地流泪。当我看到两武警战士与我们 同车时,安全感油然强化。可是,走出酒店之 后,看到横卧路边的巨石,一处处滑坡的山 体,被飞石拦腰斩断的参天大树,不断滚落

石砸坏的大巴车和被滑坡阻断的道路时,我 已经不敢确信能够安全地到达九寨黄龙机 场了。然而,看到每隔几十米都站立着警察, 任何危险的地方都有警察值守观察时,我却 不敢认真地看他们,不然就会抽搐,就会揪 心,就会泪流满面。路上不断有穿着诸如"陇 南消防""阿坝消防""松潘消防""成都消防" "武警""特警""公安"等制服的救援人员。他 们要么用铲车、挖掘机清除山体滑坡滚落下 来的障碍物,要么用铁锨、用手清除障碍 物,要么不顾自己的安危认真观察情况、 疏导交通。我的大女儿一边抹着眼泪一边 用手机拍照,附上感恩文字发到朋友圈。 到了九寨黄龙机场,我们同行的人给两位 年轻战士热烈鼓掌,感谢他们的一路陪伴 与保护,几乎每个人都红了眼眶。我指着 他们对女儿说:"他们就是我们的观音菩 萨,是我们的恩人。"

的石头,我的心又揪紧了。尤其是看到被巨

2017 年 8 月 25 日 星期五 主編: 冉杰 编辑: 刘文景 投稿邮箱 763358734@qq.com 美編: 王山

9日傍晚,我们一家顺利到达了成都。

在大自然面前,人类太渺小了,不比一 粒尘埃;在地震面前,生死只是一瞬间。天崩 地裂是可怕的, 真情却弥合了崩裂的天地。 我们能够有惊无险,因为有了爱。这里的爱, 有我们家人之间的爱,有亲朋给予我们的关 爱,有参与救援的消防官兵、武警官兵等同 胞的大爱,更有我们伟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 无所不包的伟大的爱。我真切地感到:离开 亲人,我们心无所依;离开政府,我们忐忑不 安;离开祖国,我们生死难料。让我们用真情 真爱温暖人间!

潮头论剑

醉在漓江

企业家目报

傍晚饭后,本想上网放松一下,偶然间看到了 吕达余先生的《游漓江小记》,文字细腻,情感真 挚,漓江的景致便在我的眼前铺展开来:船,江,青 山,阳光,一切都那么美好,这些描绘刚好勾起我 的记忆。依稀记得,2008年因公出差路过桂林,阴 差阳错地游览了一番漓江,至此那美妙的景色所 带给我的震撼久久地在我的脑海里浮现,挥之不

正如吕达余先生描绘的那样,"一缕阳光打出 山体的质感,半山有仙云缭绕其上。"漓江的山总 是不拘一格,笔直的矗立在这天地间,与江水融为 一体,和云雾作伴,这些山或遥遥相望,或彼此依 靠,或独树一帜,但不变的是,它们把"奇、秀、险" 这样的特点展现的淋漓尽致,翠绿是它们的本色。 北方的山粗狂,南方的山温婉,而漓江的山似乎把 南方与北方结合了起来,大气而秀丽,刚硬又不失 内涵。云雾在山 缭绕,依稀看见几只大鸟从山上 呼啸着飞向远方,而山尖尖上的那一抹翠绿仿佛 入了天宫,自顾自地享受天上的生活。

漓江的水也是美的,果真应了小学课文里的 "清、静、绿。"这里的水仿佛静止了,其实它本来就 远离喧嚣的都市,独自安于一隅,少了些世间的浮 躁,安静淡雅。随着船行驶在这水面上,清凉的风 迎面吹来,只觉得心里开阔了许多。虽然已经过了 将近十年,我在这黄昏仍然记得当时的感受。那时 的我年轻许多,也有不少的抱负与梦想,可面临这 山水时,只觉得自己太过于渺小。在这山水间,我 们的船就显得格格不入了。我掬一捧江水,只觉得 清凉,透彻骨髓的凉,直击灵魂深处。透过指尖的 水,仿佛触碰到了这漓江的魂。清的透彻,静的安 谧,绿的浑然,这自然的力量可真是神奇,竟鬼斧 神刀般雕刻出如此景致, 我被这水的温柔迷得大 醉,只想日夜与它相伴,抛却那些烦事。可终究容 不得任性,我还是离开了。

从那次去过漓江,我就再也没去过,这样那样 的事情总是阻碍了我出行的脚步,可是内心深处, 总是一种声音在呼唤:"你应该去漓江看看,那里 有你一直探索的答案。"我想,漓江给予我的不止 是震撼,更多的是心灵上的冲击,在这里,我可以 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宁静,思绪也会无比地开阔,没 有生活的苦闷,也无工作的繁重,只享受自然,体 会作为一个简单人的快乐。

只是偶然间看到吕达余的《游漓江小记》,我 便可以追索到些多年以前,游览过漓江的情形,原 来我的内心深处一直渴望那样的情景, 一直喜爱 那样的生活。吕先生也被漓江所折服,所以才写了 这篇文章,也让我有了这些感慨。思绪穿梭时空, 我或许和吕先生一同到了漓江,一起看了景色。傍 晚的随意一撇,既是对过去的缅怀,也是对未来的 期许。漓江,几次出现在我的梦中,仙雾缭绕,我不 禁沉醉于那里。我想,是时候了,应该再去体验那 不一般的景致与情怀了。

回味高考

心飞向了毛主席纪念堂》。先打草稿,而后誊 在卷子上。当监考老师宣布时间还剩几分钟 时,我还没有誊写完,急得手指尖发麻。索性 脱掉棉袄披在身后椅子背上,潦潦草草飞速 地誊写完最后一句,铃声响了,老师收走了 我的卷子。此时,我才踹出一口气,像运动员 在奥运赛场上完成了一个优美动作般舒畅。

考数学时,第一道公式题我就用了一半 时间,直到老师说时间还剩一小时,我才恍 然大悟。一心想把那道题做出来,却忘了飞 逝的时间。史地卷子里有一道"黄河为什么 是地上河"的问答题,我却南辕北辙地答成 了西北部的"潜河",成了心中永远的疼。

等待录取的日子是难熬的。忽一日,初 选通知下来,让我去体检。体检时,一大夫用 听诊器听了我两次心脏, 我怀疑身体有病, 回到家就哭了,不思饭食。心想,如考试成绩



不理想,翌年可再考,一旦身体有病,恐怕此 生再也与大学无缘了。

1978年春的一天,太阳快要落山了,当 看到了那张录取通知书时,简直不敢相信自 己的眼睛,看了一遍又摸了一遍……

报到那天,敞篷大卡车载着携带行李的 我们,向学校所在地驶去,道路两边已出齐 穗的麦子,在微风中向我们点头致意。

光阴荏苒,岁月如歌。"四十年啦,整整 四十年啦……"现今,几位同窗好友相聚,都 不约而同地发出如此感慨。望着对方染霜的 两鬓、皱纹纵横的脸庞,分明看清了自己当 下的模样。那是高考在中国断档 11 年后恢 复的第一次高考。距今,已整整四十个年头。 倘若没有四十年前那次高考,如今自己会在

小说连载

(2)结婚生子

相亲那天,母亲特意打扮了一番。乌黑的 长友拔散看, 友上點看一个日巴的克天压友。 一件白底蓝碎花的衣服,一条蓝色裤子。那双 眼睛带着淡淡薄薄的笑容。张阿婆带来那个 男人叫赵大成。他三十多岁。中等个,皮肤黝 黑粗糙,两只眼睛深陷着。穿一件旧青布衣 服。他在那里静静地坐着。并不时四下里张望 着。张阿婆满脸堆笑,对坐在身边的母亲和那 男人道:

"秀文,大成,你们俩有没有意见?对这个 事情还是表个态吧——大成呢,是个单身汉, 可以入赘到你们家。"

"我没意见。"赵大成微微笑了笑,并用那 双散发着灰暗的眼睛难为情地瞧了瞧母亲。

透过那人的外貌和贫寒的家底, 母亲并 不多喜欢他。但是,家里一向空落冷清,又缺 少男劳力。母亲犹豫不决道:

"张姐,我再考虑一下吧。" 水井旁横卧着一棵大树,井里的水清幽 幽地摇晃着。母亲用扁担勾着木桶,她摆动着 扁担,装满了一桶水吃力地拉着。打好一桶 水,又打好了另一桶。母亲担着水,扭动腰肢, 摇摇晃晃地吃力走着。桶里的水装着晨光摇 晃。一切景物都在晨光里醒来。扁担磨着母亲 的肩,她觉得微微地痛。她气喘吁吁地不停地 左肩换右肩。

"秀文,快放下,我来。"大成老远地走来,

大声道。 "你来了。"母亲微红了脸,她放下扁担

道。 赵大成挑起水桶迈开稳稳的步子走着。 晨光里,两个晃动的人影默默地走着,身影越 变越小。大而黄的月亮照着我家破旧的小院。 微弱的煤油灯散发着旧时的光芒,那火焰忽 儿抖动着乍明乍暗。小狗在屋檐下懒懒地吠 两声。我在灶屋里一边烧锅,一边津津有味地 翻着识字课本。母亲在菜板上淘米切酸菜。突 然,她用一根黄荆条打了一下我的手臂,眼里 闪着责备的光道:

"好好烧锅,别浪费我的柴。把那么多柴 填进灶里。你看这么大烟,这些柴都没燃过, 不可惜吗?"

我的眼里闪着委屈的泪花。我知道,别人 家的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刻苦读书,而我 的母亲却不管不问。一放学, 就叫我做这做

饭煮好了,我坐在门槛上,难过地盯着那 只小花狗,而那只小花狗也带着愁容盯着我。 月亮依然在天空故我地游走,哪知道我小小 心里的苦恼。

"之红,在门口坐呀?"夜色里,赵大成满 面笑容朝我走来道。

"赵叔叔来了?"我站起来道。

"之红,叔叔给你带来了一把铅笔。"说 着,他便把那把花花绿绿的笔递给我道。

"谢谢赵叔叔。"我望着那把精致的铅笔, 立即喜笑颜开。心里的不快也抛到九霄云外

"哇,我有笔了。"我兴奋得大叫。 "你来了?"母亲出来招呼道:"一起吃饭

大家高高兴兴在一起吃了一顿晚饭。饭 毕,赵叔叔手脚麻利地和母亲收拾碗筷喂猪 去了。我们三姊妹在院子里疯闹。

夜深,尘世静悄悄的。山乡浸入到黑暗中 去了。劳累了一天的人们都在梦乡中做梦去 了。赵大成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黑暗中,他大 睁着眼。她想起秀文那头乌黑发亮的长发,想 起她那水润的脸蛋,想起她那双晶亮如水的 眼睛, 他心中的兴奋和激动浩浩荡荡地奔流 着。他渴慕着女人温暖的味道。他蹑手蹑脚地 走下床来,站在秀文睡觉的屋门口。他把耳朵 贴在门上,仔细谛听着,屋里仿佛传来秀文睡 觉的均匀的呼吸声。他想敲门进去,但又怕秀 文反感他;他不进去,但又抑制不住自己的爱 恋之情。他立在门口呆呆地一动不动地胡思 乱想着。不知过了多久,仿佛外面传来一两声 鸡叫。他终于下定决心敲了敲门。

> "谁?"里面传来秀文惊惧的问话声。 "是我,我呀。"他低低道。

"大成。"秀文犹豫了片刻道。她打开门, 赵大成进得屋来,他转身把门锁好。

"秀文,我想死你了。"他的气息变得急促 起来,一把抱住她低声道。 "别,我不习惯。"秀文推开他。

"秀文,嫁给我吧。"他低声求道,并低下 头吻她温润的嘴唇。

走出荒凉

■ (四川)

月亮在窗框里明亮了一下,呆了片刻,又 游走了。两个人的爱情在寂静的夜色里启程。 那夜,我的母亲便答应了与赵大成的婚事。

母亲在为她的婚事而忙碌着。他们把那 间正房墙壁用白灰粉刷了一遍。再用多年来 的积蓄买来一间木床,几件小花被褥,两个枕 芯。一口木箱子。因为是再婚,母亲决定只请 几个内亲及邻居。大家为结婚宴席准备着肉 食菜蔬。小院边的磨子边,母亲在磨豆腐,她 一边推着磨子, 一边把和着水的黄豆添进磨 眼里。那白花花的豆腐和着水流绵绵滴落在 磨槽里。母亲推得累了,她道:

"之红,宝红,过来推会儿磨。"

于是我和妹妹两个换去换来的推。我使 尽了吃奶的力气推着,推了一会,力气用完 了,脚也拖不动了。两眼昏昏花花。

"你两个休息会吧,我来。"这时,赵大成 走过来道。

闻听此言,我和宝红像获得了解放似的, 长吁了一口轻松的气,满心欢喜地走过一边 歇息。

结婚那天,是个热闹的日子。母亲穿着一 件红色收腰花袄。一根粗辫子辫在脑后。一双 大而黑的眼睛笑意盈盈。赵大成穿着一件蓝 色中山服。一条蓝色新裤子。剪着平头。微黑 的皮肤上一双眼睛散发着善意的光芒。厨师 在院子里架起锅灶,黄黄的火焰旺旺地燃着。 那些鸡鸭鱼肉,绿色蔬菜堆满了菜板和簸箕。 那些蒸笼上席里飘出令人馋涎欲滴的味道。 人们来来去去,热热闹闹地瞧着新鲜,拉着家 常。酒席上,两位新人端着酒杯,敬着客人。大 家彼此说着祝福客套的话。那天,对于我们三 姊妹来说,是个很快乐的日子。我们穿着花布 新衣服。张阿婆是个热心肠的人,她给我们三 姊妹夹了很多好吃的。杏红更像个饿鬼似的, 她把那些好吃的卤鸡脚霸占在自己面前,一 人津津有味地起劲地啃着。一双油腻腻的小 手在桌上东抓西抓。宝红冷不丁从她碗里偷 夹一个,她发现了,便大闹起来。

继父到我家后,我家便有了些生气。家里 有了男人,一些重活儿便由他做,母亲便要轻 松多了。

第二年,母亲便生了个小弟弟。那天晚 上,夜色厚重,山乡浮在夜色里寂静如许。水 田里传来一片粗嘎的蛙声。星星在天空中疏 疏落落。风沉沉地拂过院门前的稻田。母亲挺 着个大肚子,她在屋里缓慢地轻轻地走来走 去。母亲蹙着眉头,额上冒着细细的汗珠,脸

"大成,我肚子有规律地在疼,恐怕要临 产了。你快去把后山的接生婆——梁四梅找 来。"

色呈痛苦状道:

"媳妇,你忍着点,我马上就去。"赵大成 见母亲痛苦的模样道。说完,他立即拿着一根 电筒下山去了。

母亲在屋里走了会儿, 便大汗淋漓地倒 在床上,她双手拉着床架子,大声哼哼唧唧, 一绺乌黑的头发也被汗水浸湿了。我和之红 吓得不知如何是好。我的心提到嗓子眼了。我 蹲在床前屏气凝神地看着母亲。母亲挣开疲 惫的双眼,吃力地看着我,用孱弱的声音道:

"之红,快去烧些开水,一会接生婆来了 好用。'

"嗯。"我点点头道。

我麻利地洗好锅,掺好水,并点燃柴火熊 熊地烧起来。我心里默默地念着,接生婆,快 快来呀。

我对不知所措的两个妹妹吩咐道: "宝红,你和妹妹去看叔叔回来没有?" 宝红懂事地应了一声, 就和杏红奔门外 去了。

不一会,门外就传来她们高高低低急急 地呼喊继父的声音。

母亲一声高过一声地在床上叫着,她大 声道:

"之红,快点扶我下床,我想解手。" 我小心翼翼地扶母亲下床来, 让她蹲在 桶边。这样母亲似乎要好过点,她的脸上出现 了舒适的神色。她在桶边坐了半天道: "之红,扶我上床,我这样坐在桶边不行,

一会把孩子生在桶里了。' 我把母亲扶上床来。宝红和杏红跑进屋

"叔叔还没回来。"

"嗯。"母亲吃力地看了我们一眼道,"你 们站远点"。我们三姊妹便退到门槛上。随后, 她大叫一声,双手死死抓住床架,用尽全身力 气使劲挣着。突然,哇的一声,一个小小的孩 子似乎落地了,母亲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地慌 忙坐起来,一下接住了身下的小孩。就在这时

接生婆到了。 "生了?自己接住的?"梁四梅问道。 "嗯。"母亲有气无力道,"开水烧好了的,

医生。" "好坚强的人!"梁四梅微笑道,"是个儿

子——打开水来,我把器具消下毒。"

听说是个儿子,继父眉开眼笑地打来开 水。梁四梅开始消毒,剪脐带,包孩子。听着弟 弟——赵金斗哇哇哭的声音,我们三姊妹围 着弟弟,好奇地摸着他的小脸、小手、小脚丫。 接生婆做好了一切,父亲付了钱,便送她回去 了。夜色里,手电筒的光在山崖上忽隐忽现。 远处,隐隐传来一两声狗叫。我和宝红又赶紧 给母亲煮涝糟鸡蛋。母亲抱着弟弟,看着他那 皱巴巴的熟睡的小脸儿, 她爱抚地亲了亲弟

弟的脸庞。 过了两年,母亲又生了一个弟弟——赵 银斗。

(下周五请看:苦日子)



本版稿件在《大周末》网(http://www.qcxh.org.cn) 和《潮头文学》公众号同时刊发

